

回忆许涤新

一位毕生坚持、探索和开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方卓芬 方梧 著

海天出版社



回忆许炼钢

一位毕生坚持、探索和开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方卓芬 方梧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许涤新/方卓芬, 方梧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0.4

ISBN 7-80654-689-8

I. 回... II. ①方... ②方... III. 许涤新一回忆录
IV. 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2857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ph.com>

责任编辑 方映灵 美术编辑 李 萌

责任技编 王 颖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 (0755) 83460730

深圳永昌机械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00 千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平装 18.00 元 精装 36.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同马纯古同志摄于南京路的一家照相馆。



◆ 1955年5月，参加“中国访苏友好代表团”出访苏联，“五·一”节在莫斯科红场时的照片。



◆ 1977年秋在山东泰安召开《政治经济学辞典》座谈会，许涤新和与会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右起狄超白（右一）、蔡毅生（右二）、许涤新（右三）。





回忆许涤新



◆ 文革后的“五一”节许涤新约了旧日红岩几位同志，去西花厅探望邓大姐，在周总理办公室前合影。张健虹（左前一）、许涤新（左二）、邓颖超（左三）、方卓芬（右三）、管平（右二）、张颖（右一）。



◆ 与廖承志（中间）同志合影。



◆ 1980年2月，许涤新率领经济学家代表团参加《经济导报》在香港举办的“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研究会”，在香港海洋公园合影。



◆ 1981年4月，第二次访英（文革后）在马克思墓前留影。许涤新（左四）、丁伟志（左一）、刘国光（右四）。



◆ 许涤新（一排左四）和参加1981年8月在青海西宁召开的全国牧区经济科学讨论会部分专家学者合影。在这次会议上许涤新提出经济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建议，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赞许，中国生态经济学就是在这里起步的。



◆ 1982年5月率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与陶大镛合影（左许涤新）。





回忆许涤新



◆ 1985年冬摄于北京南沙沟宿舍工作室。



◆ 1984年12月17日，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理事会成立大会，许涤新同万里出席。



◆ 全国第三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12月8日在郑州召开，许涤新主持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序 言

许涤新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经济理论家，而且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家，他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我的记忆中，大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东方杂志》、《新中华》等刊物上，他发表了不少关于当代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著，我读后得益非浅。现在算来，我与许老相识已有半个多世纪了。1946 年夏，我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赴英从事经济史研究。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两种历史命运决战的阶段。在出国之前，我从四川大学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上海，看到的景象真可谓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我曾到今天的淮海路附近的思南路一座两层小楼去拜访许老，当时的许老正当不惑之年，看上去格外清瘦。这是我们第一次紧紧地握手。他向我介绍了当时的国内形势，鼓励我利用这次难得的出国考察机会，多看看，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战后世界发生的变化，并且希望我重视研究东欧各国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临别前，许老拿出有





关我国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人民政权建设的一些法令和资料，嘱咐我带到海外向各方进步人士多多介绍和宣传。在这次不到一个小时的晤谈中，他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力量，至今仍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

1949年早春，我携全家从伦敦赶回香港应聘到达德学院任教。许老当时还留在港九，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也在该学院担任兼职教授。我们有时在一起召开座谈会、联谊会，并且还在其它场合碰面。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百忙之中还跟杜老（杜国庠）一起组织过一个当代经济座谈会，我们每两周举办一次，参加的有王亚南、郭大力、莫乃群、周有光等。记得许老还邀我在会上介绍过英国凯恩斯主义学派和英国工党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及东欧各国人民民主的革命实践。达德学院被港英政府勒令停办后，我转到《文汇报》担任经济周刊主编。许老仍管《华商报》，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回忆起来，在我的一生中，虽在香港与许老的接触只是短暂的几个月，却是我与他交往最密、接受他教诲最多的时期。当年4月下旬，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许老奉命赶赴解放区接受新的任务，后又随部队进驻上海。我也于7月间绕道营口经沈阳来到北京。天各一方，偶尔从好友处获知一些有关许老的情况，直到1952年，他调来首都担任中国共产党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我当时主编《新建设》月刊，得以久别重逢，偶尔在一些公开场合相见，记得我还曾经登门造访约稿，许老当时公务十分繁忙，即使在新经济学会举办的座谈会上也很少见面。1957年“反右斗争”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与外界几乎隔断了联系，自然也就见不到许老了。

转眼 20 年，坚冰终于打破，中华大地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许老，重新燃起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而奋斗的壮志雄心。为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许老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即使在十年浩劫，失去了自由，忍受了残酷的折磨的日子里，他仍精心钻研《资本论》，并在狱中陆续撰写了 45 万字的读书笔记。1979 年终于出版了《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一书。该书就是根据这些读书笔记整理撰写的。许老主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废除以后，如何将有关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运用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来，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这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这方面，我想从以下三件工作中还可以给予具体的印证：

第一件工作就是关于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的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进一步深化，各方面重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资本论》的研究也重新活跃起来。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让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体系来为改革开放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项重大任务。为了调动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究机构来协调各地的《资本论》研究工作。在这紧要关头，许老登高一呼，创议成立《资本论》研究会，立即得到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拥护。这样，从 1980 年起在许老的领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还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共同发起正式成立一个筹备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 1982 年 12 月在无





锡召开了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会上，许老致开幕词并发表了以《论〈资本论〉的生命力》为题的学术报告，被选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从那时起，许老团结广大理论工作者，集思广益，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我记得很清楚，在1983年2月底到3月初，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资本论》研究工作者在厦门大学隆重集会，召开了第二届《资本论》学术讨论会，那是开国以来《资本论》研究特别活跃的一个时期，表现了《资本论》研究的空前活跃和发展。后来在1985年，纪念恩格斯逝世90周年和《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00周年时，第三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在郑州召开，许老在会上又发表了学术报告《再论〈资本论〉的生命力》。在三次大会上，许老大声疾呼，严词驳斥了形形色色的《资本论》“过时论”，反复阐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它非但没有过时，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仍是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我们并不是把《资本论》中的一字一句，都奉为万古不变的信条。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它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生动活泼的创造性的革命学说，在《资本论》中奠定最坚实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一切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中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它能够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不断地用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

第二件工作就是许老提议编撰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词典》，这是一件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大事。记得1978年初夏，我突然接到许老的来

信，邀请我参加《政治经济学词典》的编审工作。不久我就参加了西安会议和桂林会议。许老邀请了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 100 多人的《词典》编写队伍。通过这两次重要的编审会议，在许老的领导下，使一度陷于停顿的《词典》编撰工作又继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不但表现了许老的远见卓识，而且反映许老尊重科学、爱惜人才，才使《词典》编写工作顺利地进行下去。当时，我受他委托，邀请了 20 多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许老的安排下集中在广东从化。大家发挥所长、逐条审定全部资本主义部分的词条。正当我们日夜奋战，艰苦攻坚的时刻，许老两度远道赶来看望大家，既指导了工作，更带来无限温暖。我们还在风景秀丽的桥畔合影留念，至今仍历历在目。在许老领导下的编写《词典》工作中，我们更认识到许老不仅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一位宽厚的长者，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心胸坦荡，质朴谦逊。在全国 60 多个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和百余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词典》在 1981 年问世，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次印刷了 30 万部，一销而空，1993 年又加印 50 万部，仍供不应求，三次一共印发了 180 万部。问题关键还不在《词典》的发行量的空前，而在于这是中国第一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编写出来的《政治经济词典》，它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征途中的光彩夺目的一个重大成果。

第三件是编写和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的工作。到 70 年代后期，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各方对科学知识的渴求日益迫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学词





典》的出版已不能满足需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和出版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这一新的任务又加到了许老的肩上,他在百忙之中又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的主编。他组织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 100 余人参与编写工作,对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老再一次提出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面向世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情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它更适合时代的精神。由于大百科全书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最高学术成就,许老也就从这个高度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工作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更上了一层楼。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许老不但治学严谨,博学多才,而且十分谦虚,善于团结广大理论工作者,而且富有创新精神。在这方面值得提出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自从 1877 年恩格斯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来,许老是我国第一个对这门学科进行开拓性研究的经济学家。50 年代初,他的 86 万字《广义政治经济学》三卷版问世。以后许老又以创新求实的科学态度,历经 40 年的风雨沧桑。他将 40 年的艰苦探索,40 年的含辛茹苦,都凝注在改写重写的 80 年代问世的新版《广义政治经济学》中。

第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经济环境、生态环境日益关切。进入 80 年代,各国都很重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许老敏锐地认识到“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受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这两个问题的刺激下,1984 年,许老以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大声疾呼:必须尽早建立一个机构来保证它的研究和发展。许老为生态经济学的

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团结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包括自然科学界的学者、专家，参与这项富有前沿性的学术活动，经过他的奔走呼吁，“中国生态经济学”终于得到了有关部门应有的高度重视和宣传。许老的《生态经济学探索》一书于1985年问世，受到国内外的重视，该书对“生态经济”的研究对象、性质、任务、基本方法和实际应用等关键性问题，都提出了独到见解，奠定了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基础，这是一件创造性和开拓性的学术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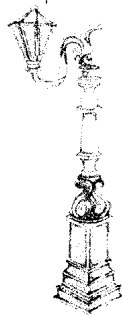
许老一生在学术方面的造诣之深，成就之大，远不是上述几笔所能涵盖的。许老一生为了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所撰写的论文是极其丰富的，多层面的。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许老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方面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极其珍贵的。我们不但要珍惜它，更应该多方面地予以宣扬和发展，我们期待着许老的经济学全集的早日问世。最后，我深深认识到，许老真正是一位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不唯上，不唯书，一切研究工作始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许老是为真正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终身的。他是一位人民的经济学家，他将永远活在广大人民和经济学工作者的心中。

陶大鏞

2002年春分于北京

序

言



前 言

一 十年一匹布

90年代我们商定写一本关于许涤新的书。许涤新生前写过一部回忆录——《风狂霜峭录》，从青少年时代写到解放前夕。我们准备接下来写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本来是打算写一本文学传记的，但因缺乏生活素材，又无条件进行任何采访和查阅档案材料，原来的计划只得改变。

中国有一句老话，“文如其人”。我们想通过对许涤新建国后各个时期，主要是“文革”后十多年的文章和著作以及他所主编的专著的介绍来表现他的精神面貌。于是，设想根据他的学术研究活动的历程，分成若干专题，从各个侧面用另一种形式反映许涤新的形象。

写作计划的改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学的专业不是政治经济学，连充分读懂许涤新的经济理论著作都成问题，还奢谈什么介绍评论和再现他的精神面貌呢？简直是不自量力。但有一股强劲的感情驱动着我们迎难而上，坚持把这本书写出来。于是狠下决心学习经济学，前前后后，为了填补我们知识领域这方面的





匮乏，大约花了至少4年的时间。因而写作的进度比蜗牛快不了多少，更何况我们姑侄，一在北京，一在广东，长期靠书信往来，切磋研究，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最近一年才聚会北京，赶完全书。而一晃之间十年过去了，人家是十年磨一剑，可我们是十年一匹布，一匹粗朴的土布。

我们四只苍劲笨拙的手，织织停停，停停织织，不织大江流日月，不织长城抗风沙，只织出探索者的背影和他身后的足印。一个个的足印化为一篇篇“四不像”的文章，集结成一本“四不像”的小书。书中没有粉蝶和花香，只有一行深深的足印——探索者的足印。

二 一点说明

关于统战工作的问题。从1940年许涤新调任南方局经济组长，周恩来总理指示他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到1966年“文革”初期一次大会上总理叮嘱他“在运动中不要忘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二十六年如一日，许涤新一直奋斗在这条战线上，为统战工作竭尽心力。但书中对此未作系统的叙述，这是因为我们至今仍未占有充分的材料，不便贸然动笔，所以只能抄摘他写的几段文字，聊补这个空隙。

作 者

2001年9月8日

目 录

- (1) 序 陶大镛
- (1) 前言
- (1) 一 从 1949 年到 1966 年
- (20) 二 “文革”十年
- (84) 三 真理之灯长明
——许涤新创办领导《资本论》研究会和他对
“过时论”的批判
- (97) 四 80 年代许涤新两次香港之行
- (112) 五 情系香港
——第三次香港之行
- (117) 六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里程碑
——许涤新倡议、主编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
学辞典》
- (123) 七 许涤新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